



# 深秋的兰花开了

□刘泽安

想不到,夏天过了,我的兰花居然还活着。而就在深秋的某一天,兰草开出了一串串小小的花朵,空气中弥漫着纯正、淡淡的香,穿透了我的身体。

这一年的夏天是酷热的,而且是连续的酷热,花园里的许多花草都耷拉着叶子,倒下了。我把几盆兰花移到了唯一能够躲避阳光的那个小小的角落,它们静悄悄躲在那儿,每天早晚还要享受那水管子里已经冷下来的自来水,没有其他的喷洒,就是这样让它们的生命延续了下来。这是我在把花园里的植物进行分类比较后,唯有丢卒保车的方法——把这几盆兰花藏在相对安全的地方。因为我喜欢兰花,喜欢它小小而纯香的花朵。它们来自故乡的原野,但不清楚是具体的什么品种?

到了深秋,我的那几盆兰花没有辜负我在夏天独有的喜欢,它们慢慢地,在我没有注意间开出了花。我不仅又有些迷茫,故乡的兰花不是春天开吗?它们怎么开在深秋?每一年的春节,我都要去居住在高山上的舅舅家住几天,舅舅家的海拔八九百米吧,比我的家高不少。每一次去了,放下爸爸妈妈带的拜访礼物,第一站就是到舅舅家的房前屋后,寻找树林下开得茂盛的兰花,一朵一朵的花都挤在兰草中间,我弯下腰闻闻,那纯香没法用准确的语言来形容,只有一口一口的使劲儿吸,往心里使劲吸,这是童年的一大乐事。所以童年少年时代年年必去舅舅家,每年春天都去,没有缺席看兰花闻兰香。

兰花开的速度很慢、很慢。当我把几盆花重新挪到花园里的显著位置时,兰花的草叶绿绿的,一片一片散开,却发现了在草叶边上有一小枝,小小的、嫩嫩的、柔柔的、弯弯的,明显不是兰草叶,不过我并没有太注意,还以为是别的什么植物,偶尔落到盆子里自己蹿出来了,这算不上新鲜事。几天后,我发现这小小的、嫩嫩的、柔柔的、弯弯的小枝很不一样,它不是别的植物,而是兰花的另一种生长形态,因为那小枝上已经有了花骨朵,花骨朵头是尖尖的,下面是饱满圆滚滚的,淡淡的发出一种香味,如果不是靠得特别近,难闻其香。

我站在兰花盆边,童年的味道好像回来了,就是这样的味道呀,多年未遇。今年的深秋,兰花的香会重来?春节里才开的兰花呀,那高山上的兰花野着啦,在原野上任意地开,肆意地香,没有谁能阻止它。我的疑问随着兰花开而渐渐打消,也许我栽种的兰花与童年所见的兰花不是同一个品种,开花的时间不一样,只有这样的解释才说得通。几株兰花都有了嫩嫩的小枝,小枝上的花骨朵越来越多,有的已经打开了自己的羞涩,五片小叶子沿着不同的方向伸展着,白里透着淡黄,小叶子嫩得不忍抚

摸,我也不忍心多看几眼,怕看坏了它。

几天的时间,花园里的兰花陆续开放,香味散发在花园的任何一个角落。这些兰花都来自同一个地方,自然开花的时间也大致相同,但它们都不是童年的乡野里生长的兰花,其香味还是有一些差别。

几株兰花就让近百平方米的花园香味弥漫,这是一种简单而简约的生活。

其实,兰花的品种不一样,开花的时间不同,其香味也有区别。童年所见的兰花在乡野里已经不多,或者说已经难以寻觅踪迹,要与它相遇都要靠缘分。我有时想,有兰花是一种幸福,不要再有其他奢侈的想法。兰花的不同,让我对花花草草的认识也不一样。前几年,城市郊区引进了一个兰花科创园项目,温室里面的兰花开得鲜艳欲滴,花朵硕大无朋,颜色多彩多姿,每一株兰花都让人伫立很久,一株一株的兰花让整个温室成了兰花的世界。由于只注意了硕大的花朵,逛了许久的兰花园,我总觉得缺少了点什么?忽然,童年的味道闯进了我的记忆,哦,原来这样大的一个开满兰花的兰花园居然没有兰花香,为什么?我悄悄问了一个同逛的人,他摇摇头告诉我:这是一种培育过的兰花,且是温室培育的兰花,与大自然中的兰花完全不一样,但花肯定是兰花。我搞不懂的是既然是兰花,为什么与大家心中的兰花不同?这个兰花科创园开园的那段时间人还不少,人来人往的热闹非凡,有的人离开时还顺手端着一盆精致的兰花,花大叶绿,笑眯眯的走着。没有想到的是,也就几个月的时间,兰花科创园便

处于倒闭状态,门前的公交车站,尽管车到站便停,但站台上却难见一人。冷冷清清、凄凄惨惨的兰花科创园完成了它的使命,再也没有人来了,一个科技创新项目就此搁浅。我一直在想,一个称之为高科技项目违背了自然规律,谈什么创新?何况这本身就是大自然的规律,没有了大自然的气息,连兰花最灵魂的香味都没有了,此兰花便不是彼兰花,兰花科创园便只是一个项目,没有了兰花的灵魂,项目也只有破产的份。

俗话说:兰死不改香。何况深秋的兰花生活得蛮好的,看不出有半点深秋的味。如果不是天气冷的话,我还以为是在春天。这样的兰花是我生活之所爱,虽说与童年的味道有所差异,但毕竟不像兰花科创园里的兰花无味,看到的只是一朵花而已,那没有生命的兰花,渐渐的会被人遗忘。

也许,窝在家里的兰花是秋兰吧,深秋开的花,也有春天的一点香,轻轻的香,纯纯的香。

是兰花,不在温室里,就会拥有至死不改的香味。

(作者系重庆市綦江区作协主席)



## 与“小强”战斗

□赵瑜

生活中总有些小烦恼,比如蚊子、苍蝇、耗子、蟑螂的困扰。我是见到蚊子就要负伤,见到苍蝇就要翻胃,见到耗子就要尖叫的,很没用。唯一能与之战斗的,是蟑螂。

儿时在外婆家的灶间捉过蟑螂,那时它们外号“偷油婆”,肥肥胖胖,行动迟缓,我和伙伴们拿药瓶盖一盖,它们就笨头笨脑地在瓶子里等死了。而现在的种类早已变异,个个小如牛虱,快步如箭,飞渡重洋而来,学名叫“德国小强”,而我沿用周星驰的叫法,叫它们:小强。

小强总是黑衣如夜行军,并神气地披着羽纱燕尾服,糖果、点心、水果、饭菜,先尝尝鲜,留一摊“地图”;电脑出故障了,才发现是它钻进去看“西洋镜”看出的毛病;大大小小的小强肆无忌惮地听音乐,欲翩翩起舞;有一天发现连冰箱里也溜出个小强,大惊:它竟不怕冻!

我对小强的刻骨仇恨源于一个夜晚。那晚我在灯下读一本好书,正读到精彩处,觉得头发上好像窸窣窸窣有东西,一拂,哗地飞起一只小强,于我头上歇息够了,意气风发地在屋里作超低空飞行,丝毫不惧我。想想,“微雨夜深,书香阵阵,一个长发女子的头上……忽然飞起一只蟑螂”,怎么也不算是件风雅事。太猖狂了,是可忍,孰不可忍!行动起来,打击小强!

可小强精明之至,一见我有敌意,行动之迅速令人咋舌,左躲右躲,累出满头大汗却劳而无功;往往以为踩着了,一抬脚才知扑了个空。你以为天衣无缝的地方,它也能遁墙消失。踩不管用,就用生化武器,什么“一喷灭”、“蟑必净”,乱七八糟一阵横扫,人熏个半死,它却只当在酒吧醉了一回小酒,酒醒后照样活蹦乱跳。费尽心思,一时用火攻:偶踩住小强后用火烧焦之,再摆于地下,以吓同类;一时用水攻:水龙头对着卫生死角盲目狠射,以达到水漫老窝之目的;一时用饥荒攻:屋内不再摆放任何零食水果,想饿死小强。随时备战,真有点“地道战、地雷战”阵势。

然战后不久,以为被消灭了的小强们照样大模大样地“逛街”,对烧焦的同类熟视无睹,被水冲洗后的羽纱更油光水滑,好像活得更滋润了。受够折腾后的某天,忽然读到科学家们说,小强是世界上生命力最强的生物之一,可以单凭一张A4纸活上N天,不怕核辐射,并无处不在,甚至在军队密闭完好的潜水艇里。我才发现自己累了,有点想偃旗息鼓。恨得牙痒痒,但还得由着它们去手舞足蹈,虽然在我看不见的地方。

(作者单位:重庆市南岸区文联)

## 粮票的记忆

□王伟

1960年,我考入了县立中学。那时物资匮乏,粮食紧张:父母亲虽然在人民银行工作,但每月也只有十九斤的粮食定量,肉、油、糖也少得可怜。我那时虽然只是十三岁的中学生,粮食定量有三十二斤,但肉、油、糖等副食品极少,且都是凭票定量供应。由于我那时正是“吃长饭”的青少年阶段,副食少,油水少,总觉得没吃够:膀胱臃肿。

那时我的情况,比农村来的同学好多了。

那时购粮要凭城镇居民户口所发的“购粮证”;街上饭店吃饭等要凭粮票,外加钱;在商店买饼干、面包类食物也要凭粮票,外加钱。换句话说,那时,只要在外吃饭或者买食品,仅有钱还不行,还得有粮票。而粮票的来源则是城镇居民户口可凭“购粮证”在自己的定量里,“节省”几斤出来,在粮站兑换成粮票,方便上街消费。农村户口则是很少使用粮票的。

那时的粮票分全国粮票、省市粮票、县城粮票。全国粮票可以全国通用,由国家粮食部发行;省市粮票在各省市辖区使用,由各省、直辖市粮食厅发行;县城粮票只能在本县使用,由县粮食局发行。那时到全国范围内出差、开会、探亲,需由单位、街道开证明,到指定的粮站,用本人的粮食定量换取全国粮票。不出省、不出县则只能用自己的粮食定量换取相对应的省市粮票、县城粮票。

那时的政策,对考上县立中学的学生是比较照顾的:中学生一月的粮食定量是三十二斤,机关干部才十九斤。我那时还能勒紧裤腰带,每月节省两三斤,兑换成粮票,除支援父母外,还可以上街消费。

记得我读中学的第二年,一个星期天上午,我约了两个同班同学去县城逛街,在新华书店逗留了半天,到

了该吃午饭的时间,才发觉肚子咕咕叫。我们三人到国营食堂,各用二两粮票和钱,买了三碗小面,各自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当我们风卷残云似的吃完面条,正有滋有味快喝完面汤时,桌边来了一个黑瘦的青年人,搀扶着一个面黄肌瘦的老人。这个青年人对我们说:“小同学,我们父子来城里办事,到中午了,父亲饿得撑不住了,想吃东西,我们乡下人又没有粮票……”话已说到这个份上,我们三个小青年面面相觑,犹豫了一会,想起父母扶危济困的教导,想起老师要助人为乐的教诲,我们不约而同地伸进内衣贴身口袋,掏出二两粮票,凑在一起,递给了那个黑瘦的、急需帮助的大哥哥。父子俩都连声说“谢谢”!

这么多年过去了,那父子俩瘦弱的身影、深陷的眼窝、渴望食物的表情,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!

粮票,在物资匮乏,粮食紧张的时代,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。如今,中国人已告别粮票几十年了。尽管使用粮票的年代,已一去不复返!但我们一定要珍惜粮食。

(作者系重庆市梁平区作协会员)

